

王雅轩 主编

2

野史大观



野史大观 (2)

主编 王雅轩
本册主编 申笑梅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主	编	王雅轩
本 册 主 编		申笑梅
本册参编人员	(以姓氏笔画为序)	
		王举忠
		王继范
		王 扬
		李春光
		阎质杰
		丽 君
		鸥 鸣
		崔春华
		梁国凤
		渠时光
		筱 竹

第二册

目录

世说新语
南北朝杂记
梁四公记
苏小小
豪谱
老狐谈历代丽人记
荆楚岁时记

世
说
新
语
(卷一、卷二)

〔南朝〕刘义庆 撰
崔春华 译

德行第一

陈 仲举，言谈可为士人的榜样，行为可以为世人的典范。他登车驭马，常有为国家刷新政治的抱负。他做豫章太守时，一到任便询问徐穉（字孺子）的住处，想要先去拜访他。主簿对他说：“大家的意思是想请府君先到官衙。”陈仲举说：“过去周武王得到天下后，坐席未暖就去商容的里巷表示敬意，我这样礼敬贤人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”

周子居时常说：“我一个月见不到黄叔度，就会重新生出庸俗吝啬计较得失的念头”

郭林宗到汝南，造访袁奉高，车没有停马也没有卸，见了黄叔度，却呆了一天，连续住宿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，郭林宗说：“黄叔度就像深广的万顷深潭，澄也澄不清，搅也搅不混，他器度的深广，是难以测量的。”

李元礼风度秀美严正，为人总是自尊自信，想把按名教标准评天下的是非得失作为自己的责任。一些后辈上人，能够登上他的庭堂受他接待，都引以为荣，称为登龙门。

李元礼曾叹赏荀淑、钟皓说：“荀君卓越的见识难以再好了，钟君高尚的品德可以为师。”

曾任太丘长的陈寔到做过朗陵侯相的荀淑处去。因为家贫节俭而没有使用仆人，就让长子元方（纪）赶车，次子季方（湛）拿着手杖随从于后，孙子长文（群）尚小，坐在车里。到了以后，荀淑（有八子）人称八龙，派三子叔慈在门前等候迎接，让六子慈明敬酒，其余六子（六龙）交相上菜，只有荀爽（文若）年纪小，放在祖父膝上坐着。当时太史观察天象，有德星出现，上奏有贤人东行相聚会。

有人问陈季方，“你的父亲陈寔（太丘），有什么功业德行，在天下负有盛名？”陈季方说：“我父亲譬如桂树生在泰山山谷中，上有几万丈高山，下边有不能测量的深渊，上边沾着甘露，下边受渊泉水的滋润。这个时候，桂树怎知道泰山的高，渊泉的深，所以人们不知道他有什么功业德行。

陈元方的儿子长文有卓越的才能，同陈季方的儿子孝先，各自夸耀自己的父亲的功业德行，争论相持不下，无法决断，去询问他祖父陈寔，陈寔说：“元方有这样高的弟弟，很不容易为哥哥，季方有这样好的哥哥，也不容易做弟弟呀，两人难以分出高下优劣。

荀巨伯到远处去看望友人的病，正遇上外族敌寇攻打郡城，

友人对巨伯说：“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你还是离开吧”。巨伯说：“我从很远处来看望你，你却让我离开，败坏道义而求生存，难道是我荀巨伯所能干的事！”敌寇进城以后，对荀巨伯说：“大军一到，整郡人都跑光了，你是什么男子，竟敢一个人留在这里？”荀巨伯说：“朋友有病，我不忍把他丢在这里，情愿用我自身来代替友人的性命。”敌寇互相议论说：“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，却侵入到了有道义的国度。”遂撤兵回去，整个郡都得保全。

华歆对待子弟极为严格，虽然在间居的室内，也俨然如朝廷举行典礼一样庄敬肃穆。陈元方兄弟二人却极尽温柔友爱之道，门庭规矩，不失雍和吉祥气氛。

管宁、华歆一同在菜园里锄菜，看见地上有一块金子，管宁依旧挥动锄头如见瓦石一样去锄，华歆则捡起来扔掉它。管宁与华歆又曾经同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，有坐官车的显赫人物在门前路过，管宁依旧读书，华歆扔下书本出去观看。管宁便割开垫席和华歆分开坐位，说：“你不是我志趣相投的朋友。”

王朗常以知识度量推崇华歆，华歆在十二月腊日曾聚集子侄们进行饮酒宴会，王朗也学着做。有人向张华说了这件事，张华说：“王朗学习华歆，都是一些表面东西，这样两人距离更大了。”

华歆、王朗一道坐船逃难，途中有一人想要搭船请求携带，华歆感到为难不愿收留。王朗说：“幸好船还宽敞，为什么不让他搭乘呢？”便携带了这人。后来强盗追赶来，王朗想丢弃所携带的人。华歆说：“本来我所犹豫的，正是估计了这一情况。既

然已经携带了他，怎可以因为情况急迫而把他扔下呢？”遂如以前一样携带着拯救这个人。当时世人都根据这件事来评定华歆和王朗的为人的高下。

王祥事奉后母朱夫人很是恭敬小心。家中有一棵李树，结果非常好，后母让他昼夜去看守，一夜风雨忽然而来，王祥抱着树哭泣到天亮。王祥在另外一张床上睡觉，后母在暗中亲自去砍他，正值这时王祥出去小便，空砍了王祥的被子。回来以后，知道后母怨恨自己，王祥因之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。后母于是受感动，以后爱护他如自己亲生的一样。

晋文王司马昭称赞阮嗣宗（籍）为人非常谨慎，每次和他谈话，所说的话都高妙脱俗，从未评论当时的人物的优劣。

王戎说：“和嵇康在一起二十年，未尝见到他喜怒的颜色。”

王戎、和峤同时遭到父母大丧，都以孝顺称著。王戎消瘦憔悴扶杖而起，不拘礼制；和峤哭泣憔悴以礼法自持。晋武帝对刘仲雄说：“你时常探望王戎、和峤没有？听说和峤哀悼超过礼制，让人忧虑。”刘仲雄说：“和峤虽然礼法完备，但神气不曾损伤；王戎虽礼数不完备，而哀伤得极其消瘦，成了一把骨头。臣以为和峤是生孝，王戎是死孝。陛下不应为和峤忧虑，而应忧虑王戎。”

梁王、赵王，是国家的近亲，在当时很显贵。裴令公每年请求以二国数百万租钱，抚恤中表里的贫困者，有人讥讽他说：“怎么乞讨别人东西来施行恩惠？”裴楷说：“损减富人有余的，来补穷人缺乏的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”

王戎说：“太保王祥在正始年间，不属于能清谈一流人物；至于和他交谈，义理得当而清远，将不是因为他的美德而掩盖了他的清谈之长罢！”

王安丰（戎）遭遇亲丧，他天性超过常人。裴楷（中书令）前往吊唁，说：“若使哀恸损伤身体，浚冲（王戎字）必不可免受到不孝的礼义责难。”

王戎的父亲王浑有好的名声，做官到凉州刺史。王浑死，他所历任的九郡属下故旧，怀念他的恩德，相互聚集助丧费用数百万，王戎一概不接受。

刘道真曾经为罪奴，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赎出他，不久又用他作从事中郎，当时都认为是一种美谈。

王平子、胡母彦国一些人，都以任情放纵为通达，有的甚至赤裸体。乐广笑他们说：“儒家名教礼法中自有快乐之处，何必这样呢！”

郗公（鉴）正赶上永嘉时的丧乱，住在乡里，生活甚为穷困，乡里人因为郗鉴有名望和德行，轮流供给食物养他。郗公经常携带哥哥的儿子郗迈和外甥周翼两个孩子前去就食。乡里人说：“每人都很饥饿困苦，因为你的贤德，所以大家共同周济你，恐怕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供养”。郗公于是自己单独去吃饭，吃完了又把饭含在两腮边，回家后吐给两个孩子。以后都得以生存，一同过江南下。郗公死时，周翼在做郗县县令，闻丧辞官回到乡里，在郗公灵床前设苦席，未穿孝服，心里哀悼，一直守丧三年。

顾荣在洛阳，曾经应人家的邀请，在席上觉得传送烤肉的人有想吃烤肉的样子，因而自己没有吃而给了他，同座的人都笑他。顾荣说：“怎能让成天传递拿着肉的人不知肉的滋味的呢？”以后遭到战乱而渡江，每次经受危急时，常常有一个人在自己左右保护着，问他怎么回事，原来是他给与烤肉的人。

光禄大夫祖纳，少年时孤贫，性情很孝顺，经常自己给母亲烧火做饭。平北将军王义听说他的美名，赏赐他两个婢女，并任用他为中郎。有人对他开玩笑说：“男奴的价钱应比女奴婢子贵一倍。”祖纳说：“百里奚又未必比五羊皮为轻吧？”

周镇从临川郡罢官回都城建康，未到时，船泊至青溪渚，丞相王导前往看望。当时是夏天，暴雨突然袭来，船又非常狭小，而且又大漏，几乎没有坐的地方。王导说：“胡威的清廉。也不能超过你这样！”便起用他为吴兴郡守。

邓攸当初逃难时，在半路上弃掉自己儿子，保全了弟弟的儿子。过了江以后，又娶了一妾，甚是宠爱。经过一些年，问起她的经历，妾说他是北方人遭到战乱才到南方，回忆父母的姓名，她竟然是邓攸的外甥女。邓攸素来有德行，言行没有污点，听了以后悲伤悔恨一生，以后再不纳妾。

王长豫（王悦）为人谨慎和顺，奉事双亲极尽欢颜和奉善孝道。丞相王导见到王长豫就欢喜，见到次子敬豫（王恬）就生气。王长豫和王导说话总是谨慎亲密。丞相回尚书台，临走时，长豫都是送到车后边。经常和母亲曹夫人收拾箱篋中的东西。长豫死了以后，丞相王导回尚书台，上车以后，哭到台门；

曹夫人封上箱篋不忍再打开。

散骑常侍桓彝听有谈论法深和尚的，便说：“这个人既然久有名声，又加上前辈们交口称颂，又与我的先人们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不宜于谈论他。”

庾亮的乘马中有一“的卢”马，白色额头入口至齿，传说马骏主人骑它往往不吉祥，有人告诉了他并让他把马卖掉。庾亮说：“卖了必有买的人，还是要伤害他的新主人，怎可以因为不利于自己而把祸害加给别人呢？过去孙叔敖杀死两个头的蛇并把它埋掉，为的是怕以后有人见到灾难，成为古代的美谈，我仿效他，不是很通达的吗？”

光禄大夫阮裕辞职住在剡县；曾有一辆很好的车，无论谁向他借车没有不借给的。有人要安葬母亲，想要借他的车而不敢去说，以后阮裕听说，慨叹地说：“我有车子，却让人家不敢来借，还要这车做什么呢？”便把车子烧了。

谢奕任剡县令，有一个老翁犯法，谢奕罚他饮烈酒，喝得过醉，还未喝完。太傅谢安当时年纪才有七八岁，穿着青布裤，坐在哥哥谢奕膝边，建议说：“哥哥，老翁可怜，怎可以这样呢！”谢奕于是脸色有了改变说：“小家伙想放了他？”于是把老翁打发走了。

丹阳尹刘惔在郡中，临终气息奄奄时，听到阁下祠堂祈求鬼神敲鼓舞蹈，便正色说：“不要进行不合乎礼制的祭祀！”外边请求杀拴车的牛祭祀神，刘惔回答说：“平素的行为都是合乎神明的，不要再找麻烦了。”

谢安夫人教育儿子，问太傅谢安：“怎么总不见你教育儿子？”谢安回答说：“我常常用我的行为教育儿子。”

晋简文帝为抚军时，所坐的床上，灰尘不令人拂拭，以便观察老鼠行走的踪迹，看成是乐趣。有个参军看见老鼠白天就出来走动，用手板把它打死，抚军的神色不愉快。门下起来抨击参军，抚军教导说：“老鼠被害，尚且不能忘怀，现在还要以老鼠伤人，这样做不可以吧？”

范宣年八岁时，在后园中挑菜，误伤了手指，大哭起来，人问他：“痛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为了疼痛，身体头发皮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，所以哭啼！”范宣操行廉洁自好，豫章太守韩伯见他家贫，赏给他绢百匹，他不接受。后又减少到五十匹，仍不接受，像这样减半，遂减到一匹，最终还是不接受。韩伯后来和范宣同车出入时，在车里撕下二丈给范宣，说：“人怎可让妇女没有衣裤呢？”范宣笑了而接受了。

王子敬（王献之）病重，按照道家教规应用表章供仪奏上天曹，陈述自己的罪过，问王子敬：“从前有什么异同得失？”王子敬说：“没觉得有其他什么错事，唯能回忆起和鄰家女子离婚事。”

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后，正值水涝成灾粮食不收，吃饭时日常只是五个盂盘，此外没有其他的菜肴，饭粒掉在盘席之间，总是都捡起来吃了。这样做固然是想为人表率，也是由于他们性情纯朴。每每对子弟们说：“不要因为我在大州做官，就认为我丢弃了平素的习惯、主张，如今我处理问题态度没有改变，安于贫困，是读书人的本分，怎能登上高枝而就忘弃根本，你们

要记住这句话。”

最初，南郡公桓玄、杨广共同劝说荆州刺史殷仲堪，应夺取殷覬的南蛮校尉以树立自己。殷覬也知道他们的意思。曾由于服了寒食散需要散步加以消化，便轻松突然地走进一般平民宅舍，不再回官府去，事前内外没有人知道，神色都很淡漠，就与楚令尹子文无喜怒之色相同，当时人多以此赞赏他这萧然物外的表现。

尚书仆射王愉在江州为刺史，被殷仲堪、桓玄所驱逐，奔窜到豫章，存亡未能预测。他的儿子王绥在都城建康，满面忧虑，起居饮食，每件事都有所减损。当时人称他为：“试守的孝子”。

南郡公桓玄攻破殷仲堪荆州以后，收得殷的将佐十余人，咨议罗企生也在其中。桓玄平素对待罗企生很优厚，将要杀戮一些被捕人的时候，桓玄便先派人和罗企生说：“你向我认罪，就赦免你的罪。”罗企生回答说：“我是殷荆州的官吏，现在殷荆州逃亡在外，死活不知，我有什么面目向桓公认罪！”押到刑场将处斩时，桓玄又派人去问：“还有什么话说？”罗企生回答说：“过去晋文王杀嵇康，保存了他儿子嵇绍，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，现在向公乞求保存一个弟弟以赡养老母。”桓玄也按他的话做了。桓玄先曾把一件羔羊皮裘给罗企生母胡氏，胡氏当时在豫章，罗企生凶信到了以后，当日便烧了皮裘。

王恭从会稽回到建康，王大（忱）去看他，见他座上有六尺长的竹席，因而王恭说：“你从东边回来，本当有这种东西，可以送给我一领。”王恭没有说什么。王忱走了以后，王恭即把所坐的那条竹席派人送给他。王恭自己没有其它竹席，便坐在

草垫上。以后王忱听说这件事，甚是惊异，对王恭说：“我本以为你有很多，所以才向你索取。”王恭回答说：“你老人家不了解我，王恭为人从来不备多余的东西。”

吴郡人陈遗，在家侍亲十分孝顺。他母亲爱吃锅巴，陈遗在郡中作主簿时，经常带一口袋，每次煮饭时，都把锅巴收藏起来，回家后给母亲吃。以后赶上孙恩军队攻打吴郡，袁太守当即出兵征讨。陈遗这时已经收集了几斗锅巴，没来得及送回家，遂带着锅巴随军出征。双方沪淩进行交战，官兵战败，士兵离散，逃往山林沼泽之中，很多人都饿死了，陈遗只因为有锅巴得以活下来。当时人都认为是他真挚的孝心得到的报答。

仆射孔安国为晋孝武帝侍中，常蒙重用，孝武帝逝世，他去迎接孝武帝人陵。当时孔安国为太常，形容憔悴瘦弱，穿着丧服，哭泣泪水流涟，看见他的人认为是真孝子。

吴道助（坦之）、附子（隐之）兄弟住在丹阳郡府舍后边，后来遭到母亲童夫人丧事，早晚到灵前哭泣思念，宾客前来吊唁省问，他们嚎啕大哭悲哀得甚至绝气，路过的行人也为之落泪，当时韩康伯为丹阳尹，母亲殷夫人也在郡中，每听到二吴的哭声，便凄惻流泪，对韩康伯说：“你以后当上铨衡选官，应当照顾这样的人。”韩康伯也很了解和赏识他们。韩康伯以后果然当了吏部尚书，大吴因服丧期间悲伤过度影响了健康，未能任用，小吴便大为贵显顺达。

言语第二

边文礼（边让）去见袁奉高（袁闳）举止失措。袁奉高说：“古时候尧访问许由，许由面无愧色，先生为什么颠倒衣裳？”边

文礼回答说：“府君您刚到任，像尧那样的德行还没得明显地表现出来，所以贱民才有所失措，颠倒衣裳了。”

徐孺子（稚）在九岁时，曾经在月光下游戏。有人对他说：“如果月亮中没有那些黑东西，应当十分明亮吧？”徐稚说：“不是这样，譬如人的眼睛中有瞳仁，没有它眼睛必定不会明亮。”

孔文举（孔融）十岁时，随父亲到洛阳去。当时李元礼有很高的名望，为司隶校尉，到他门下拜访的都是才智超群、清高著称的人和中表亲戚，守门人才肯通报。孔文举到门前，对门吏说：“我是李府里的亲戚。”通报以后，进去入座。李元礼问他说：“你与我是什么亲戚啊？”孔文举回答说：“从前我的祖先孔仲尼同你的先祖李伯阳，曾经有师资之尊，这就是说我和你是累世通家。”李元礼（膺）和在座宾客无不感到惊奇。太中大夫陈韪后来也到了，人们把孔文举的话告诉他，陈韪说：“小时候聪明伶俐的人，大了未必就很好。”孔文举说：“想来你小的时候，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了。”陈韪有些狼狈失措。

孔文举（融）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六岁，小的五岁。白天父亲睡觉，小儿子到床头偷酒喝了，大儿子对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行礼？”小儿子说：“偷，怎能去行礼！”

孔融被拘捕时，全家里外的人都很恐慌。当时孔融的儿子大的只有九岁，小的只有八岁，两个儿子依旧都在做琢钉游戏，一点没有惊惧的容色。孔融对使者说：“希望罪过只加在我一人身上，两个儿子不知能否保全性命？”他儿子从容地对他说：“大人难道见过倾覆的鸟巢里边，还会有完整的鸟蛋吗？”不久，也被拘捕了。

颍川太守把陈仲弓（寔）处以髡刑，即剃头做苦役。有客人问陈实的儿子陈元方：“颍川太守这个人怎样？”陈元方说：“是一个高明太守。”又问：“足下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回答说：“是个忠臣孝子。”客又说：“易经上说：‘二个人要同心，最坚强的金子也可断；二人同心的言语，其芳香如兰’。那有高明太守而给忠臣孝子处以刑罚的？”陈元方说：“足下说的话何其乖谬，所以我不回答你。”客人说：“足下是驼背便装恭敬地鞠躬，实际是不能答而以不屑回答来对答。”陈元方说：“过去殷高宗武丁感于后妻之言流放孝子孝己，周代尹吉甫感后妻之言放孝子伯奇，董仲舒放孝子符起，这殷高宗等三君，都是高明之君；而孝己等三位，是忠臣孝子。”客人感到渐愧而退下。

荀慈明与汝南袁闾相见，袁闾问荀慈明颍川有那些人士，荀慈明先谈到他的那些哥哥。袁闾笑着说：“著名人士难道只是亲旧就完了吗？”荀慈明说：“足下相责难的，不知是根据什么？”袁闾说：“方才问的是国内士人，而你仅说了你的哥哥们，所以有所责怪！”荀慈明说：“古时候祁奚选拔人才对内不漏掉他的儿子，对外不漏下和他有仇隙的人，所以认为是最公平的。周公旦《文王》的诗，不论述尧舜的功德，而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原因，就是亲其所亲的意思。《春秋》讲的大义，就是要先爱自己的国家而后对外爱诸夏，况且不爱其所亲的而去爱别人，不是违背道德原则吗？”

祢衡被魏武帝处罚降为鼓吏，在正月十五日试鼓，祢衡扬起鼓槌击了《渔阳掺挝》一曲，鼓声深沉响亮有金石之声，四座的人惊奇感动得改变了脸色。孔融说：“祢衡有罪如同刑徒傅说，但不能阐发英明君王武丁求贤之梦。”魏武帝感到惭愧而赦

免了祢衡。

南郡庞士元（统）听说司马德操（徽）在颍川，因而不辞二千里路之遙前去看望他。到颍川后，遇见司马德操在采桑，庞士元在车中对他说：“我听说大丈夫处于世上，应当做佩带金印紫绶的大官，怎能以广博的才识，而屈就做那蚕妇的事情。”司马德操说：“你且下车，你刚才就知道走斜道是快的，不考虑将要迷失正道。古代禹时伯成耕于野，不羡慕为诸侯的光荣；孔子弟子原宪宁愿住在用桑树做门枢、破瓮做窗户的陋室里，也不愿意住居为官之宅。何必要居住就有华丽的房屋，出行就有可骑的肥马，侍女有几十，然后才以为神奇。这乃是许由、巢父所以憾慨，伯夷、叔齐所以叹息的事情。虽然有吕不韦那样以诈获取秦国的爵位，齐景公那样拥有千驷之富，也不算什么尊贵！”庞士元说：“我是在边陲之地生长的，很少见到大义。若不是敲打一次洪钟，擂起大鼓，就不知道它的音响。懂不了真理公道。”

刘公平（楨）由于平视甄夫人犯失敬罪。魏文帝问他说：“卿你为什么在法律上不谨慎？”刘楨回答说：“臣诚然是才庸识短。但也是因为陛下法纲过于严密。”

钟毓、钟会从小时就有美好的声誉。十三岁时，魏文帝听说了，便对他父亲钟繇说：“可让你两个儿子来！”于是下令召见。钟毓的脸上有汗水，文帝说：“你的脸为什么出汗？”钟毓回答说：“恐惧而惊慌，汗出如水浆。”又问钟会：“你的脸上为什么不出汗？”钟会答：“恐惧而战栗，汗水不敢出。”

钟毓兄弟小的时候，趁他父亲白天睡觉时，二人一起偷吃